

### 第 3 章 “是” 还是 “存在” ？

在过去这些年，我的观点在学界引起反响，包括众多批评。这些批评反映了学界同仁在 being 问题上的一些不同看法。这些看法可以简单地归为存在论或语境论。表面上看，它们反对“一‘是’到底论”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它们实际上是反对把 being 译为“是”。

存在论者和语境论者都知道，把 being 都译为“存在”乃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。因此他们承认有些地方应该把 being 译为“是”，他们只是反对一是到底论。直观上可以看出，这样做会有两个好处。其一，这样一种有条件的承认并不妨碍他们仍然把 being 译为“存在”，比如把亚里士多德说的 *to on* 译为“存在”，或者把海德格尔的 *Sein und Zeit* 译为《存在与时间》。其二，一是到底论字面上就是很容易反驳的：只要找出一处文本，指出该处的 being 表示“存在”即可。或者更简单：一是到底论者也承认 being 有存在含义，既然如此，怎么可能一是到底呢？

我反对以上看法和做法。原因很简单。既然承认 being 有时候应该译为“是”，为什么不把亚里士多德说的 to on 译为“是”呢？为什么不把海德格尔的 *Sein und Zeit* 译为《是与时（间）》呢？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该把 being 译为“是”呢？或者，什么时候亚里士多德说的 to on 或者海德格尔说的 *Sein* 没有“是”的含义呢？所以我说，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。“是”还是“存在”，字面上是 being 的译名问题，实际上却是如何理解有关它的讨论的问题，如何为正确地理解有关它的讨论保留充分的空间和可能性的问题。认识到这一点，也就可以看出，把 being 译为“是”还是“存在”，归根结底乃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；同样，赞同存在论或语境论，还是赞同一是到底论，这也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。

需要简要说明的是，我只是借用一是到底论来称谓自己的观点，因为我所讨论的不是翻译的问题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。下面我要对一些不同看法，特别是针对一些批评观点做出回应，以此进一步说明应该把 being 译为“是”，而不是译为“存在”。

### 3.1 熊伟先生的“在”

熊伟先生是我们的前辈。学界公认他对研究和译介海德格尔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熊先生的翻译极具特色，特别是他独树一帜，把海德格尔的 *Sein* 翻译为“在”，并且试图把它贯彻始终。我一直认为，如何翻译 being，并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。因此在我看来，熊先生的工作实际上是对西方哲学中的 being 这个概念提出了

一种新的理解。

熊先生留下的译著不太多，主要是海德格尔的《形而上学导论》一书（以下简称《形》），《存在与时间》的部分章节，以及《关于人道主义的信》《形而上学是什么？》等几篇译文。国内译介海德格尔的学者多是熊先生的弟子和学生。但是，他们并没有秉承熊先生以“在”来翻译 Sein。比如，在海德格尔的译著《存在与时间》一书（熊先生署校），Sein 一词单独出现时基本被翻译为“存在”<sup>1</sup>；而熊先生的译著和译文入选《海德格尔选集》（以下简称《选》）时，“在”这一译语也被改为“存在”。所以，除了商务印书馆所出《形》一书，人们大概看不到始终以“在”来翻译 being 的译作了。这种情况表明，熊先生的这一理解似乎没有得到学界重视。

下面我想从熊先生留下的译著出发，围绕“在”这个译语，探讨一下对 being 的理解。

### 3.1.1 “在”与“存在”的明显区别

《形》是熊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一部完整译著。它的二三章被收入《选》。编者在注释中说：“译者熊伟先生原把德文的 Sein 译为‘在’，现为统一译名起见，改为‘存在’”<sup>2</sup>。这样，《形》采用“在”这个译名，而《选》用“存在”。虽然署名都是熊先生，同一文献却变成两种不同的译本。因而我们可以围绕相同的内容来比较一下，“在”和“存在”这两个译

---

1 海德格尔：《存在与时间》，陈嘉映、王庆节译，熊伟校，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7。

2 孙周兴主编：《海德格尔选集》，上卷第 491 页脚注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6。

名是不是相同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不是一样<sup>1</sup>。

【译文1】我们在所用的“在”这个词中也找到同样的关系。这个名词（das Sein）追溯到这个不定式“sein（在）”，而这个不定式有这些德文变形 du bist（你在），er ist（他在），wir waren（我们曾在），ihr seid gewesen（你们在过了）。“在”（das Sein）是从动词（sein）变成的名词。因此人们说：“在”这个词是一个动名词。定出这个语法形式之后，“在”这个词的语言标志就得出来了。<sup>2</sup>

很清楚，这段话探讨“在”一词的语法形式，或者说，利用“在”的语法形式来探讨“在”。其中谈到“在”这个词的名词和不定式，谈到不定式及其变形，通过这样的讨论确定了“在”这个词的语言标志。它是一个动名词，因而来源于动词。这些意思大致不会有什么理解的问题。下面我们看一看《选》中的话。

【译文1'】我们在所用的“存在”这个词中也找到同样的关系。这个名词（das Sein）追溯到这个不定式“sein（在）”，而这个不定式有些德文变形 du bist（你在），er ist（他在），wir waren（我们曾在），ihr seid gewesen（你们在过了）。“存在”（das Sein）是从动词（sein）变成的名词。因此人们说：“存在”这个词是一个动名词。定出这个语法形式之后，“存在”这个词的语言标志就得出来了。<sup>3</sup>

直观上看，从译文1'可以得到如上与译文1相同的理解，只需把

---

1 在《形》中，“在”无疑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。限于篇幅，我们仅选择几段“在”一词反复出现的段落，把它与《选》中的相同段落进行比较。在引文时，《形》以阿拉伯数字表示，《选》以阿拉伯数字加撇的方式表示，以示区别。

2 海德格尔：《形而上学导论》，熊伟、王庆节译，55页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。

3 孙周兴主编：《海德格尔选集》，上卷，494页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6。

其中的“在”改为“存在”。但是,译文 1' 却有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。

“存在”是名词,它的不定式是“在”,不定式的各种变形也是“在”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:“存在”是个动名词,来源于动词“在”。这似乎是说,“在”是动词,有各种不同形式,“在”也是不定式,“存在”则是与它相应的名词。因此,简单地说,似乎“存在”是名词,“在”是动词,前者的意思来源于后者。因此我要问:“存在”和“在”的意思是一样的吗?它们的区别是相应的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吗?还有,由于译文中给出一些德文,它们使我们可以看出,名词和不定式的区别只是词头大小写的不同。即使不懂德文,人们也可能会问:同一个词,难道仅仅由于大小写不同,意思就会不同了吗?

对照译文 1 和译文 1', 我们就会发现,译文 1' 这里存在的问题,在译文 1 那里是不存在的。也就是说,这些问题是由“存在”这个译名带来的。

【译文 2】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由语言方面来吃透“在”,我们就得一眼钉住:我在,你在,他,她,它在,我们在等等,我曾在,我们曾在,我们在过了等等。但即便如此,我们在此对“在”是什么及其本质何在的了解亦丝毫未更加清楚。<sup>1</sup>

这段译文表达了两个意思。一个是说要通过语言来理解“在”。另一个是说,虽然通过语言可以理解“在”,但是对“在”的根本意思却并不是特别清楚。这两个意思一直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。前一个表明要注重人们在语言中使用“在”的方式,后一个表明海德格尔提出和探讨“在”的理由。应该说,这些意思是清楚的,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。

---

1 海德格尔:《形而上学导论》,熊伟、王庆节译,69页,北京,商务印书馆,1996。

下面看《选》。

【译文 2'】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由语言方面来吃透“存在”，我们就得一眼钉住：我在，你在，他，她，它在，我们在等等，我曾在，我们曾在，我们在过了等等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在此对“存在”是什么及其本质何在的了解亦丝毫未更加清楚。<sup>1</sup>

直观上看，译文 2 得到的如上理解在译文 2' 这里大致也可以得到，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说的是“在”，这里说的是“存在”。但是，正像这一词之差在译文 1' 带来了理解的问题一样，在译文 2' 也带来了理解的问题。

既然从语言方面来理解“存在”，就要看看它在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。这里给出了语言中的一些用法，包括各种人称、单复数、不同时态，但是，给出的用法都是“在”，而不是“存在”。因此，我们遇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。比如，“存在”和“在”的意思是一样的吗？思考了语言中的“在”，如何就能够理解“存在”了呢？

对照译文 2 和译文 2'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译文 2' 这里存在的问题，在译文 2 那里是不存在的。这些问题同样是由“存在”这个译名带来的。

【3】现在是“我们时代”取代了我时代。我们在。在这句话中我们称呼的是什么样的在呢？我们也说：窗户在，石头在。我们——在。在这个说法中，就是判明一个我的多数之现成的在这一回事吗？提到“我曾在”与“我们曾在”，提到在过去中的在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回事是对我们一走了之了吗？或者是曾在的这个我们现在呢？我们不是恰恰只变成我们的现在吗？

---

1 孙周兴主编：《海德格尔选集》，上卷，508 页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6。

对“在”之确定的多次形式的考察带来了对在的澄清的反面结果。我们可以把“说”这个不定式与“我说”这个基本形式拿来和“在”这个不定式与“我在”这个基本形式比较一下。在此“sein(在)”和“bin(我现在)”表现为按照词干而有区别的两个词。而过去形式中的“war(曾在)”与“gewesen(在过了)”又和上两词有区别。现在我们就处在要追问“在”这个词的各有区别的词干这个问题之前。<sup>1</sup>

该译文分为两小段。第一小段从“我们”与“我”的区别,谈到与“在”相关的区别,主要是复数形式以及时态带来的一些区别。第二小段说明通过对“在”的不同形式考查的结果,谈到这个词的不同形式与词干的关系,揭示对“在”的追问与这个词干的关系。大体上说,这些意思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再来看《选》。

【3'】现在是“我们时代”取代了我时代。我们存在。在这句话中我们称呼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呢?我们也说:窗户存在,石头存在。我们——存在。在这个说法中,就是判明一个我的多数之现成的存在这一回事吗?提到“我曾在”与“我们曾在”,提到在过去中的存在又是怎么回事呢?这回事是对我们一走了之了吗?或者是曾在的这个我们现在存在呢?我们不是恰恰只变成我们的现在存在吗?

对“存在”之确定的多次形式的考察带来了对存在的澄清的反面结果。我们可以把“说”这个不定式与“我说”这个基本形式拿来和“存在”这个不定式与“我存在”这个基本形式比较一下。在此“sein(存在)”和“bin(我现在存在)”表现为按照词干而有区别的两个词。而过去形式中的“war(曾在)”与“gewesen(存在过了)”又和上两词有区别。

---

1 海德格尔:《形而上学导论》,熊伟、王庆节译,70页,北京,商务印书馆,1996。

现在我们就处在要追问“存在”这个词的各有区别的词干这个问题之前。<sup>1</sup>

非常明显，由于把“在”换为“存在”，译文 3' 出现了一些无法理解的问题。

一个问题是，在第一小段中，虽然和前面一样提到了“我曾在”和“我们曾在”，但是也谈到“我们存在”“石头存在”等。联系译文 1'，我们则不太清楚，这里所说的“存在”究竟是名词形式还是“在”的不定式的变形呢？联系译文 2'，我们则不太清楚，这些“存在”究竟是我们要吃透的还是要“一眼钉住”的呢？因为这里说的是“存在”，而在那些地方说的似乎是“在”，因此前面出现的问题再次出现：“在”和“存在”是同一的吗？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吗？

另一个问题是：在第二小段，除了过去时“war(曾在)”提到一次“在”以外，其他说的都是“存在”，共 8 次。其中不仅有名词，显然也有动词，比如“我存在”。这样，联系前两段译文，我们就无法理解，既然“存在”也是动词变形的形式，而且与词干相同，为什么还要以“在”来标示不同变形呢？难道说有“在”和“存在”这样两种不同的变形，前面只说了一种还不够，因此这里还需要补充另一种说明吗？

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译文 1' 说到不定式“sein(在)”，而这里说的是“sein(存在)”。那么这个 sein 究竟是“在”还是“存在”呢？或者，难道它可以既是“在”又是“存在”吗？

对照译文 3 和译文 3'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译文 3' 中的这些问题在译文 3 是不存在的。这些问题似乎完全是由“存在”这个译名带来的。

以上三段译文选自《形》的第二章，下面我们再从《形》的第三章

---

1 孙周兴主编：《海德格尔选集》，上卷，508~509 页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6。

选引一段话。

【译文4】如果我们现在着手一试说在，因为我们总是而且归根到底是要以一定方式来着手的，那么我们就试着去注意在此说中所说的在本身。我们选用一种简单而常用而且几乎是信口随便的说，这样说时在被说成一个词形，这个词形又是这样的层出不穷，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注意这回事了。

我们说：“上帝在”。“地球在”。“大厅中在讲演”。“这个男人是(ist)从斯瓦本区来的”。“这个杯子是(ist)银做的”。“农夫在种地”。“这本书是(ist)我的”。“死在等着他”。“左舷外在闪红光”。“俄国在闹饥荒”。“敌人在退却”。“葡萄根瘤蚜在葡萄园肆虐”。“狗在花园里”。“群峰在入静”。

每一例中这个“在”(ist)的意思都不一样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，特别是如果我们照现实出现的情况来说这个“在”(ist)，也就是说，随时从一定的境况，一定的作用，一定的情绪来说，而不是作为单纯句子与语法学中已成为陈词滥调的例句来说。<sup>1</sup>

该译文共分三小段。第一小段是理论性说明，意思是随便一说，就会说出“在”，人们甚至会忽略了它。第二小段举了14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第三小段围绕例子中的“在”做出总结性说明。这些意思大致比较清楚。《选》中的相应译文是：

【译文4'】如果我们现在着手一试说存在，因为我们总是而且归根到底是要以一定方式来着手的，那么我们就试着去注意在此说中所说的存在本身。我们选用一种简单而常用而且几乎是信口随便的说，这样说时存在就被说成一个词形，这个词形又是这样的层出不穷，以至于我们

---

1 海德格尔：《形而上学导论》，熊伟、王庆节译，89页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。

几乎不会注意这回事了。

我们说：“上帝存在”。“地球存在”。“大厅中在讲演”。“这个男人是(ist)从斯瓦本区来的”。“这个杯子是(ist)银做的”。“农夫在种地”。“这本书是(ist)我的”。“死在等着他”。“左舷外在闪红光”。“俄国在闹饥荒”。“敌人在退却”。“葡萄根瘤蚜在葡萄园肆虐”。“狗在花园里”。“群峰在入静”。

每一例中这个“存在”(ist)的意思都不一样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，特别是如果我们照现实出现的情况来说这个“存在”(ist)，也就是说，随时从一定的境况，一定的作用，一定的情绪来说，而不是作为单纯句子与语法学中已成为陈词滥调的例句来说。<sup>1</sup>

可以看出，译文4'的意思与译文4差不了太多，区别只在于它通过举例来说明，人们随便一说，就会说出“存在”。但是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无法理解的问题。

译文4'所举的14个例子中，除了“上帝存在”和“地球存在”以外，其他12个例子都没有用“存在”一词。在那12个例子中，9个用“在”，3个用“是”。这些例子是随意举的，大致体现了“信口随便的说”，但是我们不明白，在14个例子中，12个看不到“存在”一词，它们如何能够说明“存在就被说成一个词形”了呢？在14个例子中，“存在”只出现两次，这又如何能够说明它的“层出不穷”呢？如果所举的例子与所要说明的东西不相符合，举例又如何能够起到说明作用呢？

相比之下，译文4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。所要说明的是“在”，所举的14个例子中，11个含有“在”，只有三个不含“在”，这至少表明，

---

1 海德格尔：《形而上学导论》（第二、三章），载孙周兴主编：《海德格尔选集》，上卷，526-527页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6。